

新地文學叢書

理想的追尋

尉天驄著



理想的追尋

尉天驄著

新地文學叢書④

新地文學叢書④

理想的追尋

作者：尉天驄

發行人：崔紀彥

出版者：新地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興隆路一段338號2樓

電話：九三一二九八二 九三一二九八三

郵政撥：〇七一四五七六一四崔紀彥帳戶

總經銷：錦德圖書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金門街11巷7弄5號1樓

電話：三九一九四九七 三二一四八四一

印刷廠：淵明印刷廠

初版：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五月

登記證：局版台業第三二七六號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本書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定價 九〇元

目次

放眼世界，關懷現實！	一
一塊穩固的磐石	一五
臺灣鄉土文學的新課程	二
巫永福文學評論獎第一屆評審報告	二七
《現代文學的考察》序	三三
科技風暴中的哀歌	三九
沒有強健的民族！哪有詩人的歌唱	四四
傳統戲劇與現代戲劇	五三
沒有文化的基礎，哪裏會產生好詩？	六三
自由與尊嚴的追求	七二
軍中文藝的理想與未來	八三

俠的氾濫與失落

九

維護人的尊嚴，爭取文藝自由

一〇

從現實中建立大家的理想

二三

《當代中國現代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

一五

寫實主義的必要與偏差

一六

追求夢幻的一羣

一五

從浪漫的理想到冷靜的諷刺

一三

如果不恢復生命，哪有詩的前途？

三三

臺灣文學往何處去？

三二

後記

放眼世界，關懷現實！

最近不時聽到人們談起臺灣文學界發展的方向問題。這個問題所以被談論起來，似乎顯示出大家對於現實有着或多或少的憂心和苦悶，甚而包圍着這些憂心和苦悶的是一種對現實的無力之感。

憂心的是甚麼呢？綜合起來，大致有下面幾點：

第一，是世界危機對我們這個社會所作的影響。我們都知道，臺灣地小人多，資源不足，於是經濟的發展不能不依賴國際市場。這種情形和當年的英國、日本是頗為相似的。當年英國和日本爲了爭取資源和市場，不能不尋求殖民地，後來等到殖民地紛紛獨立，便轉而以卓越的科技力量繼續維持其經濟利益。今天，我們既無

法獲得殖民地，生存之道便只有努力科技的升級；然而，在「科技就是經濟利益」的情況下，這種努力首先便會遭到先進國家的抵制，因此，要達成這一點，非要全民一致，貢獻智慧，克勤克儉，付出數倍代價才行。可是，在這一目標尚未達成以前，一些世界性的問題（諸如能源缺乏、人口爆炸、生態破壞、通貨膨脹、武器競賽等等）對我們所作的某種程度的影響，却已一個一個出現在我們面前；例如，當世界各國努力生態環境保護之時，正如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一樣，我們便成了他們公害輸出的一個地區（參看林俊義《第三世界——公害輸出的樂園》——收入《科技文明的反省》一書）；至於文化上成爲「傳播帝國」的殖民地（參看李金銓教授《傳播帝國主義》），更是不爭的事實了。這些都使要在臺灣這個地區追求獨立自主生活的人們，不能不爲臺灣未來的發展方向作出深一層次的思考。

第二，是我們社會的日趨於非理性化。這些年來，我們的社會一直走着消費社會的道路，經濟上有着某種程度的成長，但是，在經濟掛帥、利潤至上的追逐下，却也埋伏下不少弊病；最主要的便是整個社會在無止境地追求高成長率下失去平衡——生態破壞、道德淪喪、失却公道；以至於人與人的關係由金錢化而日益走上勢

利主義的道路；於是人與人之間相互關懷之道一變而為誰的權勢大、金錢多、會耍手段，誰就有理有辦法；這樣，由人與人的傾軋便演變為倫理的顛倒，道德的破壞和人性的泯滅；這也就是我們社會上經常出現殺人、搶劫、綁票、強暴一類事件的原因。這類非理性行為的發展和擴大，不能不讓人為臺灣的未來有所憂心。

第三，是社會大眾的麻木。面對世界的危機和社會紊亂，每一個地區的人都在努力挽救之道，相對之下，我們的社會却呈現出某種程度的麻痺。為什麼會如此呢？首先是僵化的教育使人喪失了對世事認知和判斷的能力，其次便是大眾傳播對人們所作的催眠；再者就是物慾的追逐使人忘却了一切；三者互相影響的結果，便使得廣大的羣衆愈來愈顯得現實，以至於他們除了眼前的利益和物質享受，很少再去思考其他問題；於是，在「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的態度下，對於世界現狀和即將來臨的困難，當然也就懶得去探索了。「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以如此麻木的社會狀態，面對瞬息萬變的世事，怎能不讓人為我們這個社會擔心？

第四，是社會的漸漸喪失根本。我們都知道，一個社會不怕遭遇困難，而是怕喪失克服苦難的力量。這力量從何而來呢？那就是道德的勇氣。但是，要培植這勇

氣又非社會上大多數人具有人格、走着正道才行。舉例來說，如果一個人能够把每一個人都當人看待，尊重他人的生命，待人誠懇，己所不欲毋施於人，則即使面對萬惡不赦的罪犯，他也不會超出待人的起碼限度而有虐待、刑求、折磨……一類的行爲；如此，在待人接物方面自然是合情合理了。合情合理，看起來只是一句門面話，事實上却是人與人之間真正的相生相養之道。一個國家的發展也是一樣，也正因爲如此，不管遭遇到何等命運，它都不會採取強欺弱、大欺小，或者以欺詐獲得成功的作爲。這就是個人與國家所謂的根本；有了它，人們即使不能有所爲，至少還可以面對種種誘惑或壓迫時能够有所不爲；這樣，整個社會才能建立秩序，往前進展，而不會因爲周遭事物的改變而放棄了原有的理想。但是，這些年來，我們消費社會的生活型態已愈來愈顯示出享樂主義與拜金主義的成份，以至於在現代社會的道德規範還沒有建立以前，原有的道德規範却已遭到嚴重的腐蝕；甚至於由於金錢與暴力的介入選舉，不能不使人爲未來的權力結構的發展憂心。如果社會上一旦果真出現我們不願見到的事實，則在失却正道的情況下，那恐怕已經不是政治理論一時能够解決得了的。

以上所說的一些現實中令人憂心的現象，與我們的文學界有甚麼關係呢？說起來關係太密切了。這些年來，雖然在我們的文學界，特別是學院之中流行着一種文學與現實無關的藝術至上的學說，事實上，這種理論之所以能够成立，實在是由於主張這種學說的人還能過着某種程度的不虞匱乏的生活。然而也正因為這類學說的薰染，遂使得很多人既安於這種生活，而又不願對這生活的建立多付出一份代價，於是便形成我們的文學界嚴重的與現實脫節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作家們也許可以對這種行為自喻為清高，但它却無補於現實中一波又一波湧來的事實。在鄉土文學論戰之時，很多對藝術價值過份執着的人士，曾一再聲言把文學與現實結合會造成對藝術的傷害；但是，今天如果不去挽救現實的不良發展，不但將對藝術造成傷害，恐怕還將傷害着每個人的生存。舉例來說，生態環境的破壞，看來好像是一件小事，然而，我們假若聽其如此地發展，累積起來，到了大家認為問題已經嚴重時，要想再一次恢復生態的正常，恐怕已經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了。所以，即使我們要追逐所謂的純粹美感經驗，也已經到了非去注視現實不可的時候了。

但是，一談到關心現實，很多人便不免有着不少苦悶。首先是鄉土文學論戰的

陰影，使人覺得處世之道還是明哲保身爲上。其次，中國大陸上的貧窮落後，和共黨官僚集體的顛預無知，以及透過龐大專政體制對人，特別是知識份子所實施的種種殘酷行爲，都使人對於理想之能否實現不能不產生深深的懷疑。大陸作家巴金說過，目前所流行的是民族的虛無主義；其主要的，便是很多人對現實有着無力之感。記得當年法國小說家卡繆（A. Camus）在接受諾貝爾文學獎時曾說過這樣的話：「每一代都會感到有改革世界的使命，我們這一代却知道不能改革它，但他們的任務或許更艱鉅，那就是如何去阻止世界的毀滅。」面對一個一天天走向腐爛、而且日益顯示其病入膏肓狀態的世界，雖然我們的沉痛和惶恐也許遠超過當年的卡繆，但是眼前的一切已經沒有消極悲觀的餘閒好讓我們在感傷中打發日子。無名氏在他苦難的日子說過這麼一句話：「我們的時代：腐爛和死！」對於既不願腐爛、又不甘心接受死亡的我們這一代來說，大家唯一的一條路便是面對困境，迎上前去！

然而，這不是一個僅僅口號就可解除困難的日子，也不是盲動冒進的時代，作爲生存在臺灣這一環境的作家，大家應該冷靜地尋求一條平實的道路。要這樣做，

我們應該先認清臺灣的地位。這話怎樣說呢？只要熟悉近代世界歷史，都會了解一件事實，那就是今天這個時代，已經沒有一個地區可以孤立於世界事務之外，也就是說，任何人的生存都與這世界有着無法分割的關係。世界現狀如何呢？自從工業革命以來，雖然各地都有不同型態的國家出現，但是大致說來，仍不過一半是先進的工業國，一半是落後的農業國家而已。工業國家要獲得資源和推銷商品便不能不以農業國家為殖民對象；及至民族主義的浪潮起來，它們便透過優越的科技、多國公司、國際傳播繼續維護其利益。「也許我們不一定非說落後地區一直受到經濟強權、工業大國的剝削，然在『利』之所在的私慾下，多國公司有意操縱，獨霸市場，勾結地方的統治階層，結果落後國家不僅發現自己國家經濟被置於多國公司的經濟體制下，政治也在無形中受到支配與依附，而更多的是文化上的殖民心態，一時如語言、服裝、體制，甚至禮儀皆淪為國際上政治經濟強權的附庸。」（引自潘家慶《不要盲目追求現代化》）。這就是整個第三世界，也是亞洲大多數國家的命運。而由於臺灣處於西太平洋的邊緣，是西方國家東進和日本這個工業國運輸石油與物資必經之路，所以隨着西方工業大國的興起，這個美麗的寶島便一直成為各強國爭取的要

點；這也是它長期淪爲殖民地的歷史背景，也是它社會上種種病態出現的根本原因。

臺灣應該往何處去？事實上和第三世界別的國家一樣，必須從這歷史背景和國際現狀去了解。爲了生存，落後國家自然非從事工業化不可。但是它却不能重蹈日本的道路，自己壯大了却又以強大的工業力量去壓迫別人，這樣，爲了互通資源和貨物，爲了相生相養之道，第三世界必須結合成一個經濟和文化的有機體，然後以此爲基礎，進而促進整個世界秩序的改進；否則，每一個落後地區想僅靠自己的一點小力量獨來獨往，那是根本辦不到的。像今天這樣一半工業、一半農業，一半富有、一半貧窮的狀況下，要聯合國促成世界和平根本是不可能的。這樣說來，第三世界的立國之道和發展方向便對整個世界和平的建立有着非常大的決定性了。在第三世界中，臺灣是有着它的優越條件的：第一、這裏居住的是亞洲地區最具有殖民地痛苦經驗的人，甚至這痛苦還有超過其他殖民地的地方（所謂次殖民地），因此，對於人的獨立尊嚴、和生存權利，他們也就較之一般人有着更強烈的盼望。第二、由於它處於太平洋要道，最早與西方國家接觸，在不好的方面它固然長期淪爲殖民地，在好的一面它却是第三世界中最早走向工業化的地區；因之，西方工業

社會的優點和缺點，它也最先有着深刻的了解；在這一點上，它今後的所作所爲便可以爲第三世界、特別是亞洲各地區作爲參考。例如，當各落後國家盲目追求現代化時，臺灣經驗便在整個落後國家中有了它的意義。第三，面對共產世界的演變和發展，由於臺灣與中國大陸在意識形態與制度的不同，對此它便有一番清晰的認識，這樣，不僅臺灣與大陸的民主運動可以匯成一道巨流，而且還可以在亞洲各地區指出努力的方向，有着示範的作用。所以，臺灣雖小，面對未來其能發生的作用却是很大的；因此，只要在這地區的人不自覺其小，在放眼世界、展望未來的胸襟下，臺灣的每一個人是都能爲這世界貢獻其力量，發揮其價值，產生其作用的。這是我們住在臺灣地區的每一個人，當然也是每一個文學工作者應該具有的自覺。

而回顧人類的歷史，一切偉大的文學所表現出來的精神，更可以加強我們的信念。正因爲在人類歷史上充滿了種種痛苦和不幸，正因爲很多善良的人受到冤屈，也正因爲很多人雖然以人的樣子活在世上但却不能獲得人應該具有的待遇，一些光輝耀眼、充盈着人類愛和關心的聲音才能突破重重困難，出現在人世之上。杜甫的聲音、托爾斯泰的聲音、貝多芬的聲音、羅曼羅蘭的聲音，……無不是融合着個人

與社會的痛苦而點燃起希望之火的。它們的火光所以歷久不熄，不僅因為其中有着卓越的藝術成就，更因為在這卓越的藝術成就中閃耀着道德的光輝。讓我們看一看賴和、楊逵、吳濁流留下來的作品，其中不僅有着不向權力、金錢屈服的民族精神，更有着個人人格上的尊嚴。這些都使他們在處於極端艱辛的歲月，仍能堅定着對未來的信仰而奮鬥下去。

比起賴和面對貧家行醫的時代，比起楊逵以花盆當作飯碗的時代，比起吳濁流處於「孤兒狀態」的時代，今天我們處境的艱困算得了甚麼呢？但是，在現代化的都市裏，在學院之中，我們却能够面對汙濫於小市民文化中的色情、暴力、恐怖無動於衷；每天迎接報紙上的敗德敗行像談說別人的事；每天在高級音響中欣賞藍色多惱河却無視生態的污染已經到了子孫無地立足的地步；嘲弄賄選買票像講說古代的七俠五義……。這一些却是甚麼原因呢？這不僅是現實環境中困難太多，更是我們病弱的症狀已經到了膏肓的地步。正由於我們自身患了如此嚴重的貧血，結果便無法在我們的作品中顯露出生機，無法衝破小市民庸俗氛圍的腐蝕，反而在藝術的美名下，透過了作家們的渲染，使得我們無數青少年樂於催眠於異國情調和新式

的鴛鴦蝴蝶派中而不自覺；以至於從校園歌曲到電視電影中的歌曲，無不輾綿綿的讓人感受不到一點生氣，而披着美麗外衣的電影電視中的故事也很少讓人感受到向上的意志；如果我們指責廣大的羣衆處於病弱之中，實在應該首先指出我們的作家已經被感染上嚴重的消費社會的病毒，結果他的視覺只能在眼前的一些微不足道的事物上打轉，而不能透過整個世界的發展去認識到臺灣所具有的莊嚴意義，也由於如此，他便不能了解到甚麼是我們生活中最大的危機，肯定甚麼是大家應該努力的方向。

爲什麼不能如此呢？不僅因爲他們缺乏世界的眼光，同時也因爲他們缺乏努力向上的精神。所謂向上，不僅指的是理想的追尋，同時也是人格的提昇。我們都知道，就生理結構等而言，人和一般動物是沒有多大差別的，若僅僅就「饑而食，渴而飲，飽暖而思淫慾」等等來說，人的領域並不會比一般動物的領域大過多少；動物活在有限的世界裏，一般人也是活在有限的世界裏；動物死了就是生命的終結，一般人死了也是生命的終結；然而，無論古今中外，我們看到的並不是完全如此！我們發現人不僅具有動物的條件，還進而由動物的階段而能够生產物質、建設

豐富的物質生活；不但能從事物質建設，還進而由物質的建設而展開心靈的活動，於是他便能够檢討過去，努力現在，策劃未來；這樣，他就有了知識的活動。當他能够從物質世界提昇到心靈的階段，事實上透過各種不同形式的語言和文字，他不僅表達了對這世界的了解還同時表現了對這世界更進一步的願望，不僅反映了對現實的看法，還同時反映了對這現實所懷抱的理想；於是他所描繪的不僅是感官所及的世界，同時也是他的感官之外的世界，這樣他便有了藝術的創造。到了這一階段，他那有限的生命便因之而有所提昇和擴大了。而當他們的生命有了如是的提昇和擴大，他便能够從自我的、物質的、庸俗的小圈子裏走出來，而能够以廣闊的心胸、誠懇的態度去關愛人世。

我們都知道，在佛教裏，小乘教是視人們生存的世界爲短暫、黑暗、罪惡的，於是小乘的修行者便以自身的修鍊來達成完滿的人格，這就是所謂的阿羅漢階段；但是「這個阿羅漢就他個人看起來是完滿的人格，如果他就與世界脫離關係，這是世界的逃兵，世界上面多幾個小乘佛教上面的阿羅漢，對這世界有什麼用呢？別人仍舊停留在黑暗、痛苦、罪惡的世界裏面，他一個人乾乾淨淨逃走了，這個開小差